

見未忘畛域更祈

皇上亟

勅戶兵二部速將兵餉酌議但可濟遼事之危而勿分彼已勿事爭執令廷弼擁兵挾餉得一意出關以收殘遼之局斯外禦內防可保無虞全遼幸甚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河東諸城潰陷勢如破竹懇乞

聖明亟勅廷議守禦收復之策以救危遼以保

宗社事臣惟遼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爲河東根底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清河棄矣慶雲捨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泚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國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奠新奠長奠大奠靉陽孤山鱸場一堵墻酒馬台散羊峪馬根單東州會安白家冲三岔

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鎮北數十座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屯城寨已搶燬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爲河東孤注而昨據舊畧臣揭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賊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旣無肘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

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無甲馬無弓刀火器而所調各鎮兵馬又皆畏賊之來或中路逃去間有到者又無不心驚膽折昔金兵將渡河宋兵臨河而守者尚十三萬人金粘沒喝云不必與戰但以虛聲嚇之令擊戰鼓自旦達夜一夕而十三萬兵盡散去今遼兵本畏賊而破竹之後風鶴自驚何煩擊鼓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

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

皇上以爲當棄乎當復乎

皇上試問羣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夷虜東西之交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雖精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齊備足以付臣之用臣猶恐敗氣難振覆水難收賊銳難當虜交難斷四顧躊躇無一下手處而況乎事事俱無臣且如之何哉臣昨

隨諸臣會議于中府議及恢復皆決然以爲當復及議兵而皆謂兵無議餉而皆謂餉無議處兵處餉或調或募或近或遠或借或括而又皆或默或爭迄無成議卽如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臣入遼姑壯聲勢以定人心又且議徵此而恐此阻難議調彼而恐彼空匱左牽右制尚望其他是其所謂當復者不過爲國家慷慨門面之詞而心口私語必謂兵餉難措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

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有失再作區處
云爾是豈真能同心共濟亟圖收復以保遼
鎮保京師而保

宗社者哉且夫愚者闇成事明者見未然今日之
禍皆前日明白所已言後來之禍自今日理
勢所必至無煩猜想無待推敲此中外諸臣
所共知而共料其必然者也臣請再爲

皇上明言之而諸臣試共聽之夫前日之賊東有
朝鮮壯有北關西南有遼開一帶僅僅東北
一條走路四圍逼來無充拓之兵山川出產
無附餘之糧使于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
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不催戰議復清河
撫順守寬奠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
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感之將賊兵
無日長糧有日耗猶不過一穴中之獸耳自
大軍三路敗沒而賊始敢出入無常掠盡屯
堡自我兵坐守四城而賊始敢交合西虜徑
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

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
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社
關皆陰順賊而內患除矣賊亦何所牽掣何
所顧忌愛我遼瀋而不攻哉夫開原古之黃
龍府而元之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
賊住城中用我牛馬車輛搬運金錢貨財數
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拓之兵而今且
合兵于虜向無附餘之糧而今且因糧于我
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餌宰卜二十四

營抄巴二十營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彼
諸營所得春秋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
我而不聽賊以攻我試觀日來塘報東賊攻
開原而西虜五營卽率三千騎搶慶雲又報
三萬騎圍鎮西抄巴等酋又率五萬騎廣寧
挾賞是西虜明明已皆爲奴用命而遼瀋可
保乎遼鎮可保乎不惟遼鎮難保也如賊全
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
十萬金餌虎墩諸酋入犯昌薊如也先之薄

京城又分數十萬金餌卜素諸酋入犯宣大如俺答之趨兩關以牽綴我不敢出京城一步而賊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該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且十年之前禍機隱微臣已策之而無遺豈知今日之後事勢明白反料之而不驗

皇上動疑臣下之言爲欺爲誑試檢臣疏牘一一覆覈而有一字之涉欺誑者耶且非獨臣不欺也中外諸臣俱受國厚恩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誰無雪耻除兇之憤凡各章疏無論當與不當實皆出自一腔之忠懇而

皇上一切疑爲欺誑置之弗聽徒視賊緩以爲緩賊急以爲急而今且併賊急亦不以爲急也諸臣自傷微誠不能感格惟各心灰意沮感嘆歛歛以氣運付天以天下事付

皇上自理相率苟且支吾爲待盡之計而已夫以皇上英明神武而使臣下心灰意沮相率爲悠悠

待盡之計臣實爲不心用意
皇上危之往者

皇上與中外諸臣交誤以至今日亦已極矣今日若能早早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猶幸一隙之暇可圖恢復之舉使

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勿有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那借搜括催解等項一一真心委曲多方湊處而毋以套應則兵餉事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遽不可爲而顧猶悠悠忽忽漫無所置緩急于其間豈必遼鎮盡失西虜犯昌薊東賊入山海天津一帶而後

皇上始聽臣下之言中外諸臣始肯破例破套爲同心之應而天下之事去矣當斯時也臣之肉固不足食而中外諸臣之誤

皇上與
皇上之自誤亦何以妥

陵廟安

宗社謝天下而各保其身家也乎臣久廢田間苟
活性命本無仕進之志忽蒙

皇上起臣大理宣慰臣念國家事重不得不星馳
而來不謂諸臣竟用部院職銜授臣經畧處
臣以非分之榮加臣以絕勛之任臣實不堪
此欲具辭而相知諸臣皆以大義責臣中止

臣往矣臣已遺書訣絕妻兒寄謝親友揅此
七尺之軀爲

皇上戮力封疆置利害於生度外矣惟是兵餉有
無遲速實係遼鎮存亡京師安危急務伏乞
皇上省覽臣疏亟

勅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如不當棄便須
急急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勒限齊
備母缺少以窘臣用母延挨以緩臣期母中
格以沮臣氣母旁議以掣臣肘母交擔于臣

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以致誤臣誤遼誤國而併誤諸臣之身家則

宗社幸甚諸臣幸甚臣愚亦幸甚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遼左時勢已危各邊虜情可慮懇乞

特勅邊臣大振積習嚴秋防以保萬全事職方司案呈萬曆十八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爲欽奉聖諭申飭邊脩事奉

聖旨這邊脩事宜依擬通行申飭各該督撫鎮巡

官着實用心整理邊脩不許怠玩欽此欽遵通行切照九邊延袤萬里一切戰守機宜每年秋防特題申飭今日遼師失利再陷開原諸夷伺間乘瑕在在蠢動所有秋防事務宜亟具題等因到部爲照四夷惟虜最黠而我國家鐘簴背吭肩臂之間環與虜鄰虜之中禍于我何歲篋有而每每于秋高風勁之時借勢跳梁乘虛蹂躪矧今日虜情則又異矣逆奴鴟張虎視一舉直陷開原視清撫更易此

豈惟奴酋目無中國而諸虜聞之必將謂我
爲易與向來觀望勢必待秋勃發徒薪徹土
之計尤宜較往歲加甚而後可保無虞臣請
以九塞情形更僕熟數與疆吏圖所爲防禦
之策可乎遼鎮已事噬臍雖晚然沃壤千里
神京倚爲左輔儻至失守如東勝河套金甌頓
缺可不寒心三路敗衄之後奴日夜治戰具
謀犯開鐵亦旣聞于將吏之耳矣頃萬餘騎
長驅何以寂無哨探危城百雉何以遂無堅
壁主客兵數萬大將偏裨數十何不聞提一
旅救援此其故似未可盡諉于衆寡之不敵
今遼潘籬籬蠶食殆盡旋而吞併北關勾連
西虜三岔河左右欲不折而入于奴不可得
且宰賽暖免糶蟒虎墩昂白諸酋戎心叵測
頃恃衆挾賞飽慾而去乃乘慶雲之變肆掠
無忌虜甘言之不足憑已可睹矣收拾餘燼
猛圖恢復無長寇讐而憂社稷是有望于今
日之曹沫孟明耳薊鎮三協拱護

陵京視他鎮獨重所幸層巒疊障天險爲固邇則
朶福屬夷陰懷二心甘爲虜鄉導古北黃花
義院諸口皆狗竇鼠穴那林猛谷阿暈等夷
頻年零竊則險又胡可恃近惟曹家路一級
差足褫滿旦之魄然要賞遭挫實應心憤蜂
蠆有毒未可以一老酋婦易之也宣大山西
諸大部聯亘住牧宿受紀綱于順義自虜王
襲封青永擺黃台吉俛羈市款邊境頗稱寧
謐惟是卜素互爭家事貢賞久停識者憂之

蓋卜以嗣王爲名素以保寨爲實素強而卜
弱素饒而卜窘素狡而卜愿故卜挾名則故
稽貢以市重于素素挾實則故索賞以驕語
于卜蘊火必燃養癰必潰兩酋相仇禍必移
中國而漫云我收漁人之利乎竊恐獨石以
西樺林以東動見釁端防之此其時已延綏
勁兵甲于諸鎮虜呼爲駱駝城自孤山之役
士氣披靡套長吉能復壓挾市賞狂吠不
休迨我師數出搗勦始就戎索唯唯聽革戎

狄豺狼不可暱也如是第猛克內奔儼然寵以爵秩我之所爲恭順彼之所爲仇敵緘口不言恐非其心同隙思逞何以待之寧夏險固饒沃舊稱塞上江南第河東一牆之外卽爲虜藪河西所恃亦止盈盈一衣帶水盛則渾脫浮渡冰合則躍馬直驅而清水與武花馬池一帶又皆通大舉今春東虜輸情雖幸挫銀定于河西然狐兔相悲勢必聚族謀我思患豫防庸可忽乎固原在關陝腹內距虜

稍遠嘉靖年賓兔薦食松海浸假戒嚴昨冬銀反垂涎竊犯永泰邊吏僅堵截自完怡處堂之安忘綢牖之脩智者不爲蘆塘旗杆火異固天所以儆我也貌茲天末孤懸甘肅松海諸酋藉名掠番守塞出入間窺內地涼永一捷斬獲百八十餘級雖足以暢

皇靈而寒虜膽然嗜利貪殺自其天性飲憾于昔而發難于今政未可量耳總之九邊無處不告警無處不當防若揆以今歲之虜情則緊

急以遼左爲最遼失勢則諸虜亦因而生心
遼得勢則諸虜亦退而屏息試觀目前遼事
豈不萬有餘危抑聞澤潞之兵李抱真將之
而轉弱爲強會稽之地文種用之而圖亾爲
存及今文武將吏誠厚集兵力以壯其聲陽
携賊交以伐其謀相機操縱以定其局隨宜
拒守以固其圉安知遼必不可爲而奴酋之
授首終無日哉但禦虜須兵不足而求之調
募用兵須馬不足以求之兌買行師須芻糧
器械又不足而求之水衡太倉事事仰鼻節
節束手自非內外諸臣心切敵愾之忠誼急
同舟之濟各殫謀猷共圖安攘亦何裨于緩
急之數乎雖然臣固望邊臣之同心援遼而
盡化其畛域也臣又慮邊臣之藉口援遼而
自薄其藩衛也蓋自徵發之令一再舉行士
馬甲仗既有抽發不免空虛惟是旋調旋補
行者與居者不得隨缺隨製新者與舊者相
償錢糧不足權宜設處車徒不脩通融調劑

而又爲之嚴訓練密偵諜申明賞罰綜覈名實母恃款而忘戰母貪功而啟釁務使四郊有磐石之安萬里無烽火之警然後得專力以剪滅此奴而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雪卿大夫多壘之耻胥是焉賴矣旣經該司具呈前來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通行各邊總督撫鎮衙門轉行各該司道等官嚴督文武將吏遵照事理叅酌近日虜情一切戰守機宜俱實心料理隨事整頓應奏請者奏請應徑行者徑行毋得臨時鹵莽致誤邊計如各官仍有粉飭虛文及怠玩廢事者在外聽撫按官在內聽本部科道指名叅究施行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禹題爲日擊時危敬陳今日急務以期上下交盡事職復見邇者奴賊長驅開原再陷舉朝惶急請命叩

闕職聞禍亂之生天之所以開君臣也有事則君臣動色無事而君臣怡然迨其事再至而

仍復動色則急乘此時而決無復可怡然之
理矣曩者東師旣剝大將復沒

皇上發帑調餉選將募兵如救燎于眉發不旋踵
此時處在廷臣奉行遲悞補救無方而旬日
以後羽書暫停奴氛未訖

皇上束啟事于高閣置邊情于罔聞用一人而不
能卽用行一事而不能速行上執彌堅下爭
彌苦當事不肯破格舉事羣臣抑且枝節生
疑顧私而不顧公爭細而不爭大以至今日
縱橫蹂躪夫開原危而遼陽難保遼陽孤而
廣寧易圖至于山海存亡遂係

神京輕重目今京師在廷文武大吏誰有能慷
慨深謀指揮借箸洞若觀火疾如發機爲
一人解焦勞者乎誰有能奮發忠勇厲氣治兵不
避矢石多方應敵爲郊原扞衛者乎誰有能
與國同休彈壓輦下總理三軍督率九門爲
根本作柱石者乎誰有能入告禁門出和行
陣大事取

旨小事自決爲呼吸守便宜者乎四者皆社稷寄命之人吾君吾相胸中當有灼知百爾臣工信口亦能公舉而錯愕相顧置對無人平居旣不留意蒐羅臨事何能格外論薦至于較量門戶依然伐異黨同瞻顧人情大率市恩避怨拯溺而尚拘規行之例佐鼎而先設染指之疑以致人才輪埋不現天子但謂臣下無可倚毗百言而百不行諸臣亦謂

皇上不一報聞萬請而萬不濟終年泄泄一旦張皇假令張皇而及早改圖猶類焦額之能救火如泄泄而仍前束手頗同絕粒之欲回生臣于今日言敢不盡矣京師者

祖宗二百餘年居重馭輕之地

九廟神靈所憑託焉京師固守則乾坤奠于泰山京師動搖則海內危于纍卵故長治之策先固京師況于夷狄交侵安可不輯寧根本築城修脩儲餉覈軍事須急圖猶恐無及今

神京兵精食足堪戰卽享太平無事亦且有脩

萬年至如邊方不寧儘足居中調度豈可忍
言其百無一脩臨危坐困哉夫股肱力寡則
屢布良難鼎鉉助多則調和易效

皇上付閣臣于廷推亦不妨出特簡於

宸斷而故寢閣不下視爲可有可無之官令輔臣
計盡能索而

皇上旰食焦心殊非自爲社稷計又經畧新更欲
以先聲奮敵愾然正惟先聲倚而不可以孤
注試之今廷弼之用已超格矣非以其長于

御將乎而將何在非以其長于發縱指示乎
而同心共事者何在非以其長于撫士卒恤
饑寒乎而金錢米粟之犒賚何在其他行陣
之跋扈難御局勞之掣肘尚多此在中朝決
宜有患難相恤之意而不可以安危成敗聽
之一人夫安危不在經畧又不在遼左而且
掣之朝廷此何可無懼也夫耕奴織婢各有
分守在大臣則但當合力同謀本兵調遣卽
宜籌餉從何來司農會計卽宜想兵何以足

如人積穀便欲養兒如人買奴決非坐食同
爲主人筭計不分兩項支持今調兵搏沙而
不惜餉亦委壑守藏織畷而不顧伍竟空虛
循職掌爲聚訟而不以實事相通融職未見
危急之有濟也至于遼人坐視而待寇遼將
豢賊而擁兵遼人之視客兵如視仇敵有功
則攘之無功則笑之而其殺之也則以爲快
若乃遼將方以退縮全軍爲有恩于地方而
結人心以固其兵柄而專其世將之權將來
遼事又安可勝言也嗟乎與言及此願朝廷
加之意而毋以經畧爲孤注矣職滯濡無遠
見目擊時事倉皇敢一一直言無諱以附于
叩閣之後惟

皇上詳覽而賜施行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左旦暮難支廟堂
玩愒可駭敬陳末議以救危急以裕兵餉事
蓋自我師三路挫衄在廷諸臣危言累牘幾
滿公車靡不引領新經畧之

命先時整頓邊敵方張祇因

皇上轉石之艱遂成開原土崩之患而後俞熊廷弼倉卒出關噫計亦晚矣夫廷弼誠習于奴而足以制奴亦必我兵五倍奴兵而後積衆成強縱橫隨所指示今觀兵部前後疏所議調者僅一萬尚有執爭不發及發而滯延中途者若遣兵部司官募兵四省是又臨渴而掘遠汲而濟亦無救于燃眉之急燎原之勢也今有捷法于此可得二萬餘衆若如就運

軍而抽募之厚餉額而招揀之則如熊之士立集何也糧艘數以萬計每艘抽募二三名則數盈二萬日暮可實伍且統領原有指揮把總千百戶等官無事添設但諭各營悉心鼓舞無迫留以必從奉法繩束無驛騷而生事其統兵至關者以次遞陞用酌其邁往之勇而率衆出關者破格超擢大開以向用之門且安家行糧照例給發情不奪于內顧而缺額募補仍予本餉運無虞于後阻竊謂此

舉一倡人爭投臂以應無調之名有募之實以衛之軍閑師之律因利乘便如弩應機箴不赴也至若輦轂之下畿輔股肱之郡非昔稱燕趙勝區與七國諸侯王相雄長者乎燕趙在七國時何日無刺擊然未嘗借兵于隣而資援于遠也今日慷慨聞亦項背相望宜于順天河間真保永廣順大八郡議遣科道官四員以分募之訪其設竒驅市動于九天者不吝淮陰之拜次則趨距決拾能勝百夫

者亟收部陣之中卽有推埋剽掠禦人白晝勿使爲暴客于國門而先入驍雄于吾穀則虞詡設三科募壯士之法真可做而行也至屢年熱審不報詔獄卽官不報圍土有夜哭之鬼肺石多覆盆之冤怨氣凝結上千天和其在凌遲處死者罪大而不可解法重而難以輕玩也苟情有可原而奸不爲首莫如赦死改戍于遼其素封捍綱將官失律追其貲財半贍軍需舉凡有力之家皆得參酌多寡

贖罰自備盔甲器械而後戍遣則性命之保
爭先樂輸而鍍金之入目前無遺卽撫臣周
永春罰馬之說亦可變而通也釋此不講直
待虜薄都城虎兕出柙藉寇兵以張牙爪歛
衆毒而中腹心則無策矣而餉之可爲者又
得從權以佐急酌盈而濟虛也何也四郊多
壘安可猶言交際二軍不飽豈忍問及贖鍍
則自院道以至府州縣額編公費及贖鍍銀
兩皆得括之以食軍則原編較然明白不若
搜者之猶有巧藏而上行則下樂從自見廉
者之勇于赴義也他如窆選納級暫寬事例
隨材可以援引留都積貯半議借用據額徐
爲補償旁行通路之窮輕車運軸之重庶幾
扶顛持危不憂掣肘昔也先之入寇祇以于
肅愍一人定力助勦用鞏鴻圖于盤石之固
何必膠常襲故而卒無變計哉天下事無全
利亦無全害如奕棋者然審下急着則殘棋
可轉爲勝局迷而不審則滿盤皆敗矣職所

欵列則今日之急着也若謂空言無裨實用
則募兵之一節職請先以身試需之三月而
精銳不如雲願甘斧鉞之誅若廷弼一身關
係

宗社之安危非有萬衆擁翼而行適啟戎心何堪
再悞所貴兵戶大臣同心運籌母委廷弼爲
孤注哉司業張鶴之言曰本兵調遣卽宜籌
餉所從來司農會計卽宜想兵何以足如人
積穀便欲養兒如人買奴決非坐食同爲主
人筭計不分兩項支持用規時事切中膏肓
乃中府會議之日各自爲謀枘鑿不合其何
能濟今後募兵務擇精銳無虛糜太倉之儲
募兵安家當問司農勿仍效道傍之築庶幾
老成謀國之忠不然首鼠兩持忍分胡越如
在危浪各有一壺之心一旦顛覆豈能獨全
而佚于國罰興言及此奈何不轉念圖廻也
若李懷信柴國柱率師應援無稽時刻以保
遼陽纍卵之危不盡折而入于奴遼事尚可

為耳統祈

皇上早自為計見之施行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董元儒題為薊遼勢並孤
危薊兵難議再調謹直剖情形亟懇

聖裁以鞏奠

陵京事頃臣聞開原失陷中外震恐適接邸報
見兵部等衙門會上公疏內有議于薊鎮急
發精兵二千名并宣府未出關兵一千名令
總兵柴國柱統領又薊鎮已題未發兵二千

名令遊擊朱萬良并叅將職銜管援遼副總
兵事統領先隨經畧出關一欵此在諸臣計
遼之急或未暇審薊之情然揆度時勢今日
調兵于薊實有萬萬難行者夫薊鎮兵馬乃
臣近日所按伍簡閱瞭然在目多寡強弱可
屈指計筭者額兵號數雖十餘萬然襍流薪
水之公占差調勾補之空餘與夫營路將領
近各酌量添設家丁每家一名卽占二軍其
見在實數不過九萬餘人止矣以九萬餘人

分布二千餘里長邊烽臺墩堡處處設防關
隘空隙在在哨守每處多者百人少者數十
人止矣于是春秋警急卽盡撤各協標兵爲
之分路貼防然後量衝險緩急之間僅六百
幾十人之數其見在各將家丁并挑選團練
各兵可當衝鋒陷陣之需者總計三協要不
過萬餘人止矣且自年來首應援遼兩番抽
調而全薊精銳遂爲半空又五萬帑金竟從
部格調者未補補者無缺而召募急着幾成
畫餅以故卽督臣移鎮僅隨有標兵七十人
山海總兵非中協調發千兵亦僅止家丁七
十餘人此則薊兵單匱之情實也如是而謂
薊有兵可調乎果無兵不可調乎抑不寧惟
是滿酋挾賞未遂窺伺薊西者五年于茲近
乘遼事決裂大肆要賞突于五月擁衆數千
虎踞天角一岨揚言分道犯搶向非調兵中
協少助聲勢白馬大水之間幾爲震搖今酋
雖以女歿暫歸巢穴轉眼秋高勢必狂逞戰

則兵殫于勢寡防則力分于徑多此在薊西
岌岌可慮者而喜峰義院各口近報屬夷傳
說虎墩兔愁藉口遼東廣寧事例要在喜峰
口講增新賞不依卽聚達子二十萬在薊鎮
關口進入等語此卽夷口未可盡憑然薊門
一牆以外環圍虜穴而古北牆子石門界口
諸處皆昔年虜騎馳驟之所萬一諸酋不逞
奴出狡謀如向者誨奴上策躡徑假途直薄
都城將庚戌巳事之變視今遼東更不啻切
于剝膚危于纍卵者此又薊鎮孤危之大槩
也如是而謂調兵無妨于薊乎抑有害于薊
乎至朱萬良一將往年特爲咨留者以萬良
平日勇敢素爲滿婦所憚卽滿婦相持數載
亦云必攻去萬良始可講賞今一旦易之去
遼是自撤干城而明啟戎心恐從此石塘無
安枕之晷欵事無結局之日薊鎮事不知所
終矣且遼左增一萬良或未奏捷伐之勲而
薊西失一萬良遂頓遺門庭之憂利害判于

盼響緩急較有軒輊議者必欲奪此與彼母
乃置薊門于度外而以京師

陵寢爲戲擲乎臣于此反覆躊躇更不得其解矣
總之薊與遼誼關唇齒勢等輔車衡目前危
急之狀遼急而薊亦急權本末輕重之數遼
重而薊尤重保薊以控遼猶可外樹聲援撤
薊以殉遼立見內潰腹心情形具在事理昭
然當無俟智者可決至于陣亡家屬號泣在
途調募各兵視遼如穿此薊軍近夾行徑又
將有宣大隱憂臣今慮切根本尚未暇齒及
一語以淆亂視聽特在

皇上與樞臣酌量緩急而輕重置之固無妨兩利
並行莫謂巡關之吏今日不言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審議如經畧出關必不可無兵無
將或從科臣所言以三大營入衛班軍聽其
自選若干并韓原善近募新兵擇將統領出
關自不患先聲不振仍將薊鎮調兵遊擊朱
萬良亟賜勉留庶根本之計不先內揆斯安

攘之畧庶可展施矣

○原任遼東巡撫李植題爲不忍葺爾小醜破壞
全遼禍延

宗社岌岌將有版蕩之虞亟陳急救戰守先着以
保萬世金甌事遼左京師左臂安危共之譬
如人身疽發肩臂不治必及心腹軀命所關
至危症也遼自三衛屬夷人疽隱隱醞釀二
百餘年所恃無恙者以全遼將勇兵強元氣
充實卽有邪毒潛伏勢不得侵淫狂逞自李

成梁父子相繼握兵柄專以虛冒邀功結納
固寵兵政久廢行伍空虛積弱五十多年識
者憂非一日矣間有欲爲國家整頓廢墮轉
弱爲強者自撫鎮以至道將及巡方御史不
出李氏門下親厚無不立被斥逐此舉朝所
共知亦屈指可悉數也全鎮額設兵馬原有
十萬漸凋漸耗已去二三近雖號七八萬按
籍則有覈實則無又且大半占役大半防守
精銳可充戰陣者不及二三萬人分隸諸路

將官部伍多者千人少者百人備禦等官三五
十人而已環千里之遼南倭虜兩虎目
視眈眈不時犯搶必得志以去兵卒人民有
減無增所在城堡凋耗蕭條之狀不忍觀覩
職昔待罪此方已覘殘弱至極必有今日蒿
目苦心思爲振起瘡痍車營方練虜隨大舉
職以伍軍車營兵僅一萬五千禦十五萬強
虜被圍七里沙灘一晝夜事勢危急幸擊殺
酋首圍解宵遁計攔入首尾七月城堡兵馬

無所失淪雖不敢言全師保境亦可謂無罪
矣乃中外構害虜退而職回籍聽勘嗣今二
十年遂罹此大變誰階之厲貽君父莫釋之
憂耶環遼皆虜奴酋部落不當我一大郡縣
雖曰差強以中國全盛較之諸邊兵將如雲
強更何如惟是奴酋與李成梁父子瓜葛因
緣撫順市口無禁覘我內備單弱狡焉啟疆
乘機蠢動取撫順若探囊殲大將若伐萌非
奴酋真強乃我內脩真弱耳此時若選忠誠

慎重大將爲總兵恢復撫順極力修守徐圖
撻伐如李牧守雲中克國禦先零禍未必如
今日酷烈也何遼東大將非李氏不可李如
栢不效李如楨繼之以致杜劉諸將全軍覆
沒開原慶雲相繼失陷中國元氣神氣索然
不振奴酋膽愈大心愈雄視我天朝無人輒
敢僭稱年號連合諸夷遠交島寇侈然有橫
行之志蠶食破竹之勢已成土崩瓦解之禍
將作而中外泄泄尚不見有遏敵保守長策
堂堂全盛世界遂致束手待斃若委于氣數
之當然也職跼伏江臯每聞決裂之狀痛哭
流涕疾首裂背恨無計請劍尚方立斬此酋
雪千古不共之耻然職棄婦也波臣也矢口
復談天下事羞莫甚焉詎莫大焉但日夜焦
思遼危薊危京師危京師危則天下舉
危翻天覆地之禍宋遼金元之覆轍也豈尋
常虜勢可以眇視不爲急圖哉謹因時勢危
迫之形畧抒目前救急之着條爲十款以獻

伏祈

聖明省覽施行

一添補閣臣以資裁決國家大政必下中書省
議報裁決可否審定機宜閣臣贊襄密勿責
至重也故古有三公三孤專備顧問待論思
我朝內閣輔臣不拘員數多則五六員少則
四五員乃其常也近來惟付一二人如今日
則惟方從哲一人而已一日二日萬幾一人
之精神識力有限寧無叢挫之虞頃遼事紛
紜使輔臣員備交相籌度必有畫一廟謨收
功萬全何至輕擬出師旋取敗衄此輔臣不
可單匱之明效也奴酋猖獗日甚一日調兵
處餉因循掣肘皆由主張乏人謀議不決之
故速補閣臣集思廣益使見任者悉交責之
喙新任者叅猶豫之謀運量樞軸處置調度
事事自有斟酌且中國有賢相四夷向背因
之周公輔政重譯來朝司馬復相夷戒入邊
孰謂輔臣無關於邊事哉奴酋收錄逋逃容

詢謀議反知用人我中國計反出其下無惑
小醜憑陵肆無忌憚也儻輔弼弘朝廷重內
有主張大臣邊臣何難撻伐故速添閣臣爲
禁奴安遼保

宗社第一先着

一多設樞臣以備緩急大司馬居中調度運籌
帷幄諸邊皆在提衡豈一人任哉一尚書二
侍郎其常制也若邊事搶攘羽書駭驟豈一
堂三人坐策克襄者乎添註三四人無事討
論訐謨咨詢將才預圖安攘有事分遣彈壓
討覈軍實臨機制勝雖多設非冗員矣今時
何時止大司馬一人獨當其勞耶亟訪久歷
邊方曾掌司馬宿望丕著如原任尚書王象
乾田樂涂宗濬少司馬崔景榮今陞三邊總
督張鳴崗原任巡撫董漢儒等行取到京共
贊樞密數臣者皆極一時老成持重之選塞
上宿將多出門下一呼響應亦調集兵將之
一大機括也故添設樞臣又爲先着

一速易大將以專捷伐夫將者三軍司命軍之
死生國之存亡係焉燕用樂毅已破齊七十
餘城及騎劫代之燕兵遂敗由此以觀大將
可不重其選乎我朝諸邊各設大將一鎮兵
權悉畀專之豈不重歟但良將少而債帥多
卽如李成梁專征遼左爵至封伯信任非不
專歷年非不久滿門富貴全遼凋耗得不償
失功不准過今日遼左之禍皆自成梁釀之
其子悉貪懦除錢神外一籌莫展試按李如
松以下人人登壇肘印箇箇旋廢旋起有一
人能建一奇勛乎於虜勢狂橫之時仍令李
如栢如楨相繼爲大將豈天下再無良將可
任必成梁父子始能任耶今之大將爲誰城
池日見失陷將兵日見覆沒惟聞逗遛退縮
未聞奮勇殺賊其怯弱無謀不堪付托中外
無不知之詳矣開原重鎮已破遼陽雄鎮將
危不速求良將以代其任恐遼陽大事去如
栢如楨何以謝

皇上贖不赦之罪耶是自棄遼左委之二孽作人
事奈何令成梁一門壞盡尚不悟哉假令二
將天奪其魄遼左遂不復用大將耶與其後
時用莫若及時用蚤用于遼尚有濟遲用于
遼終無補速選大將頃刻不可稍緩矣開原
鐵嶺李氏生長家門也今且不能自保安望
保全遼職請速

勅兵部多方訪選智謀忠勇將官慣經戰陣者不
拘官秩崇卑但取膽畧雄壯謀慮深沉足充
大將之用或見任或退閑或總副或叅遊拔
十得一拔百得十儻有非常可用之才抱竒
敢任之士網羅數員集

闕下叩其謀議籌畫如蕭何識韓信一語相合
力薦登壇推轂遣之夫將有不感奮倍萬者
乎其餘鱗次以待重用若皆國士皆可得國
士之報勝李氏統袴遠甚昔衛霍起自寒微
子儀拔於薦舉從古豪傑將帥孰不自塵埃
物色中得哉故速易大將又爲一先着

一亟保重鎮以圖恢復遼鎮三岔河以東惟遼陽爲重鎮開原次之存二城復已失之城堡無難也今開原又陷輔車失倚遼陽卽稱孤城矣若此城再不保海蓋金復何能支撐全遼半失河西萬萬難守薊與京師剝牀剝膚豈能安枕無慮哉故欲遏虜氛必先扼要路遼陽無恙良將重兵屯駐奴酋敢越咫尺窺我內地得無巢穴之顧乎徒曰危在旦夕不思畫策保守欲不危不可得已三路雖喪失卒徒逃回尚多收而歸伍存恤之皆兵也李如栢所統精兵二萬餘又其見在者川兵並新募數亦不少餘外小堡小屯悉歸併遼陽城中一則免其搶擄一則資其城守尤爲兩利之策守城之法固賴重兵若浚濠增壘使有金湯之固挖窖伏機遠陷虜馬之衝古人已試密畧類多可採舍此不求動輒張皇逃走是賊未攻而城先破矣加之創不夫陷耶遼陽城僅得形勝高堅可守內用民丁火砲

站守射打外列車柵遠衛再用火器遠禦又
用良將精兵乘機構會擊之但宜鎮重不宜
輕率遼賊入犯常不裹糧三五日人馬皆疲
或夜擊或追勦或設伏夾攻歸路皆取勝之
道也虜三日不得志必宵遁矣遼陽守則虜
不得長驅待大兵雲集良將星羅練營練陣
徐圖恢復開原諸城分屯駐扎且守且耕且
操且練待其訓練生養兵氣振揚撻伐方可
舉行故亟守遼陽又爲一先着

一練節制以全軍卒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敵
加于已不得已而用之必先自立不敗之地
保全兵卒然後可以相機而動量力而進以
全取勝古之名將孰不以節制行兵如周亞
夫之營天子不得馳馬岳武穆之兵虜人稱
其難于撼山彼皆兵有節制營伍整齊行陣
嚴肅橫順成行循序不亂屹然山立摧撼不
搖以此遇敵我可以加威于敵敵不得加兵
于我法所謂制人不制于人潛天潛地萬舉

萬當者也然必有老成持重之將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如易所稱師中丈人長子帥師方
能出師以律不然委之弟子驕悍寡謀輕舉
妄動未有不輿尸取否臧之凶者一向遼左
之屢劔及近日出塞之覆沒皆坐此病節制
何可一日不講夫驅烏合之衆未訓之兵輕
入虎穴辟以羊咋虎至則糜耳不待兵刃交
接已知其必無幸職請

皇上速選名將命之練兵將勇兵精兵有節制奴
酋豈能得志訓練之方古人成法甚備倣而
行之自有實效故練節制又爲一先着
一團練京營以壯根本京師天下根本

宸居

陵廟在焉我

祖宗設立十二團營兵以數萬計營設副叅佐擊
千百夫長不下數百員名又命文武大臣督
理一科一道巡視兵不可謂不多將不可謂
不備法不可謂不密養兵之餉歲糜金錢無

美自庚戌之變宣大陝西又有入衛之兵河
南山東又有班軍土兵之入其爲桑土綢繆
之計亦可謂盡善盡美無遺美矣昔年各邊
有事動調幾萬幾千出往援之事完班師將
兵之強足伸

國威何其盛哉今日京營何如也將皆債帥兵
皆菜傭占役掛名耗散強半領糧則有揀練
則無卽見在者盔甲器械盡屬朽鈍不堪實
用夫營中將領仍舊也文武官員仍舊也京

師根本之重仍舊也獨兵馬凋耗如此縱海
內晏安邊圉寧靜禁旅京軍猶不宜然邇年
天變地震星殞日重大風折枋闢門雷火擊
牌焚樓御河水赤羣鼠渡江物怪人妖層見
迭出可不寒心而奴酋藐視中國垂涎

神京此時尚束手坐視是自待其迫也京營兵
馬按籍可稽其虛實多少某營實在兵若干
選精壯者及時訓練老弱者若干汰之補之
兵馬務足原額三日小操五日大操武藝必

求習熟由一營以至十二營如是稽查汰補則兵足將領選補忠勇廉能者充之勤于簡練軍容改觀者不時紀錄違令悞事貪庸尅薄者不時罰懲文武大臣巡視科道十日一分閱一月一合閱信賞必罰毫不假借信能如是修舉京營有不振作足稱今日強兵者職不信也以衛

皇居以禦邊塞何所不可奴酋聞之當自寢謀矣故團練京營又爲一先着

一嚴勅三輔以周拱護夫東薊門西真保南天津霸州等處皆爲京師三輔重地相關最爲緊切薊遼又爲輔車爲唇齒遼岌岌乎殆矣薊尚可燕雀處堂不思自強保守之計耶自昌平黃花鎮迤邐而東至盧龍山海地綿千里勢分三協特設督撫總鎮臣彈壓之道將叅遊守備等官不啻數百兵則南北入衛等項十萬有奇設備如此其周非以逼近三衛諸虜而厚其輔弼之意耶邊垣墩臺雖險要

足恃而潮河川喜峰口處處通虜竊犯無時
薊門防守更急遼左平日且當時振況唇輔
將亾將兵不練萬一虜迫何以抵當

皇下速勅當事臣工及時簡練大修戰守之具預
圖保陣之策真保三關將兵額設六夥保定
有總兵真定有巡撫標下各有兵馬府州縣
又有土兵民壯快手之類素有工食將領練
部兵有司練民兵無事分住各城鎮壓奸宄
有事調集團練協資戰守此國家設立之初

意也今東方事急京師震恐右輔戒備更宜
預嚴近聞新撫臣極力振刷搜羅將材孳孳
保障之圖萬萬有賴第將兵因循日久

皇上再一申飭少警惰窳庶衆心益知奮勉臨變
不致張皇矣若河間滄瀛天津寶坻諸海口
虜皆乘舟入犯昔年備倭添設將兵防禦聞
奴酋採木造舟必有南人導之浮海徑渡者
海防之備尚可一日少緩山東雖在千里之
外金復旅順遼之海路直接登萊中間島嶼

皆可泊舟駐兵風順一日半日卽渡奴酋造
船其意或在此登萊將兵之設又一日不可
緩者四處環繞京師如四維四維不固泰山
雖高寧無孤陋之虞欲保京陵無恙舍此飭
備無能也故嚴勅三輔又爲一先着

一通飭諸邊以震聲勢諸邊鎮外防虜患內保
腹裏將兵設置原自備足宣大欵貢多年而
人事修舉三年一閱似乎未嘗廢弛近日多
稱無兵無餉正爲可憂今奴虜內訌遼左阨
危諸虜聞風效尤漸皆生心起釁宣大亦非
無事時也況將兵徵調管伍抽拔多虛又非
平常玩愒也招補以實行伍練操以熟武藝
皆邊臣邊兵職分當然而本鎮虜驕挾市不
貢不速練兵蚤備能保不測當令韓范建鉞
分猷衛霍登壇分闡虜戀朝廷厚賞撫處得
宜何憂和好不永但簡練兵馬邊事首務勿
曰恐虜生疑虜人正不欲我有備我可墮其
術中耶陝西四鎮兵馬素強虜酋不時入犯

將吏不時戒嚴然營陣之制訓練之方亦多
不講乃虜犯每聞斬獲報功足徵將士敢戰
不怯之勇儻再加申明節制演習營陣則陝
兵可稱強于天下矣但將官狃于故常苟且
目前惟工彌縫常情操練相沿久矣非

皇上嚴加申飭偷風未可遽變也當東方多故之
秋西兵收調之日尤宜及時選補通行訓練
藉以振揚威武懾服戎心蓋諸邊將兵皆

朝廷臣子東西南北惟上所使一邊有急諸邊
議守共切同仇何分畛域一虜得志諸虜觀
望此不救彼人誰助我況京師天下腹心遼
左京師左臂一人之身左臂痛連心腹乃肩
背不關痛癢一膜易視脫腹心壞而肩背左
臂寧獨完乎此又諸邊一體大義也故通飭
諸邊又爲一先着

一飭備南京以固基業南京爲我

太祖高皇帝創造洪基壯有長江天塹之險可以
據守南有吳越貨財之富足以養兵蓋東南

形勝此爲上游與王定霸者類多垂涎昔元
都燕京我

太祖起兵必先取建康然後南征北討還定中原
遂鼎定焉且輿圖之廣南連兩粵閩楚西通
川貴滇南咽喉八省爲東南半壁

國家財賦軍儲全倚藉于東南而鍾山爲

太祖陵寢城中有龍飛宮殿文武官僚倉廩府庫
咸備所係之重不減北京故設立水陸營兵
內外守備統管防備亦何周也自奴酋蠢動

東方調兵三千往援武備亦覺單弱矣近來
沿江沿海奸宄叢生不時竊發而洞庭蛇山
大盜蜂長舳艫蟻聚時聞遊帆出沒江上交
通漢沔江洋潛入京城置買兵器遠邇驚惶
亂形已著似非往時萑苻小寇可比也萬一
乘遼東之壞妄意窺竊南京王畿重地不大
可憂乎豈曰越在南服去遼頗遠無關於利
害也蓋兩京並峙皆

皇朝室家在在關切在在宜防職願